

元史

八

元

史

入

元史類編卷之十七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南沙席世臣鄂客氏校刊

功臣一 開國

木華黎 子亨魯 孫塔思 速渾察 霸突魯 曾孫乃燕 撒蠻 元孫脫脫 乃蠻台 博爾朮 孫玉昔博爾忽

曾孫月赤察兒 從 孫塔察兒 宋都解 朮赤台 子怯 畏答兒 曾孫博羅歡 元孫伯都 札八兒火

者察罕 子朮 花里 石抹也先 子查 石抹明安 按竺邇 濶

濶不花 史天倪 子楫 權 從子樞 從弟天祥 附王守道 肖乃台 吾也兒 董

俊 張柔 移刺捏兒 子賈奴 孫元臣 速不台 紐璘 子也速 答兒 速哥

木華黎札刺兒氏世居阿難水東父孔温窟哇以戚里從太祖平

蔑里乞與乃蠻二部數立功後乃蠻復叛太祖單騎走中道乏食

殺水際橐駝燔之以獻追騎追及而太祖馬又斃相顧駭愕乃解

所乘馬濟之而身當追騎以死木華黎其第三子也生時有白氣

出帳中及長沉毅多智畧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爾朮博爾

忽赤老温三人俱以忠勇事太祖號掇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

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顧曰此中或遇寇當奈何對曰

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至木華黎引弓射之矢三發三

中徐解馬鞍持之衛太祖以出克烈部脫里可汗聖武親征記作汪可汗即汪罕也與

乃蠻部相讐殺求援於太祖遣木華黎等四人救之盡殲乃蠻之

衆奪所掠歸既而脫里可汗謀襲太祖其圉人知之密以告太祖

遣木華黎選精騎夜斫其營脫里走死歲丙寅太祖即帝位首命

木華黎博爾朮為左右萬戶辛未從伐金薄宣德克德興府壬申

攻拔雲中九原諸郡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狐嶺北木華

黎曰彼衆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

陷陣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澮河僵尸百里癸酉攻居庸

關壁空不得入遣別將瀾別一作統兵趨紫州左監軍高琪

引兵來拒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分兵攻下益都濱棣諸城還次霸

州史天倪蕭勃迭率眾來降並奏為萬戶甲戌從圍燕京金主請

和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州盧琮金朴以城降乙亥遣裨將

石抹也先以計取東京進攻北京城中食盡契丹軍斬關來降進

軍逼之其下殺守將銀青而推寅答虎為帥遂舉城降奏以寅答

虎留守北京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鎮之興中府民殺官吏推土

人石天應為帥舉城降奏為興中府尹錦州張鯨聚眾十餘萬殺

節度使自稱臨海王至是來降詔以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南征

木華黎察鯨有反側意請以石抹也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

留謀遁去也先執送行在誅之鯨弟致復據錦州木華黎遣蒙古

不花以軍數萬討之進逼紅羅山主將杜秀降奏為錦州節度使

丙子致陷興中府七月進兵臨興中木華黎以致兵精且依險為

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元世家作兀葉兒別攻溜石山堡諭曰若等第

急攻山砦賊必遣兵來援我斷其歸路一戰可擒也又令蒙古不

花別屯承德縣東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果以兵來救不花遣騎

扼其歸路且馳報曰賊至矣木華黎夜半引兵疾趨比曙抵神水

縣與致遇不花兵亦來會前後夾擊選善射者數千人令曰賊步

兵無甲疾射之麾騎兵繼進拔開義圍錦州月餘其監軍高益縛

致出降廣寧劉琰懿州田和尚亦降木華黎曰此叛寇存之無以

懲後除工匠優伶外悉屠之拔蘇復海三州丁丑八月詔封木華

黎為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

不絕分安吉刺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番漢諸軍並隸

麾下始建行省于燕雲命木華黎得專征齊魯南攻遂州進收蠶

州久破大名府乘勝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戊寅自西京由
大和嶺入河東攻太原忻代澤潞汾霍等州悉降遂徇平陽金守
臣棄城遁己卯攻拔石隰二州繼克絳州庚辰復由燕徇趙至滿
城金元帥武仙舉真定降下令禁剽掠所俘老稚悉遣還田里兵
至滏陽金邢州節度武貴迎降遣蒙古不花分兵畧定河北衛懷
孟三州師至濟南嚴實籍所隸相魏等州詣軍門降時金兵屯黃
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木華黎以輕騎五百擊走之
遂會大軍進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死戰木華黎曰此當以
短兵取勝令騎皆下馬引滿齊發親步行督戰果大敗之進攻楚
丘城小而固四面皆水令諸軍以草木填塹直抵城下嚴實率所
部先登拔之攻下單州進圍東平木華黎率兵趨洺州畧河北留
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事戒曰東平糧盡必棄城走汝卽入城安

輯之勿重苦郡縣以敗事未幾東平果潰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
治明年四月攻拔洛州五月還軍野狐嶺宋漣水統轄石珪降奏
爲濟兗單三州總管宋京東安撫張琳脩縣鄭遵各率所部降以
琳行山東東路都元帥事遵爲節度使八月從駐青冢大饗將士
由東勝州渡河西夏國主李遵頊懼請以兵五萬屬焉十月復由
雲中歷太和寨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守之而
自將兵取綏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元帥完顏合達
出兵三萬陣城東蒙古不花以騎士三千覘之還報曰彼見吾兵
少有輕敵心明日合戰當佯敗而以伏兵躡之可必勝也木華黎
以爲然夜半令大軍先發蓐食銜枚伏城東兩谷間及旦蒙古不
花馳赴金兵陣未合卽棄旗鼓走金果縱兵追入伏中萬矢齊發
金兵大敗合達走保延安圍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鄜州遂

降坊州聞金復取隰州仍由丹州渡河圍隰克之留蒙古軍鎮石
隰間壬午七月令蒙古不花別引兵出秦隴大軍道雲中攻下孟
州四邑山砦遷其人于趙城師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作拒守
裨將蒲察定住監軍王和開壁降遷天作於平陽八月有星晝見
隱士喬靜真以爲不利進兵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
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遲疑不進中原何時定邪且
違君命不忠遂由晉至絳拔滎州所至望風歸附河中久爲金有
至是復來歸木華黎召石天應謂曰蒲爲河東要害欲擇賢守非
君不可命權河東關陝行臺事造浮梁俟濟歸師木華黎卽渡河
拔同州下蒲城徑趨長安金合達嬰城固守乃分遣按赤將兵斷
潼關自將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
遼西遼東山東河北不勞餘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

豈吾命將盡邪因駐兵渭水上遣蒙古不花南越牛嶺關徇宋鳳州而還會天應爲賊所襲殺城陷癸未春師至河浮梁未成顧諸將曰橋未畢工安可坐待復攻下河西十餘堡三月渡河至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擐甲執銳將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憾弟恨汴京未克耳汝其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後太祖親攻鳳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至治元年追封魯國王諡忠武命建祠東平子李魯沈毅魁傑通諸國語歲甲申年二十七嗣父職入朝行在時太祖在西域西夏國主方陰結外援蓄異圖密詔李魯討之攻克銀州命蒙古不花將兵守要害而還明年復朝行在所會武仙叛其弟質軍中逃歸遣兵追斬於紫荆關詔封功臣戶口爲食邑曰十投下李魯居其首宋將李全陷益都李魯引兵圍之先遣李喜孫往諭全欲降部將

不從喜孫遂遇害丁亥春全突圍欲走邀擊敗之城中食盡請降
諸將皆曰全勢窮出降非心服也不誅後必爲患李魯曰誅一人
易耳山東未降者尚多全素得人心殺之不足以立威徒拒來者
乃表全爲山東淮南楚州行省郡縣聞風欵附時滕州尚爲金守
諸將或言時方暑未可進攻李魯曰主上親督大軍平定西域數
年未聞當暑不戰我等安敢自逸遂促進兵金兵屢戰皆北開門
出降俾元帥肖乃台統蒙古軍屯濟堯課課不化以兵屯濰沂莒
以備宋千戶按禮統大軍駐河北以備金師還歸魯祖崩趨赴北
庭哀毀邁疾卒年三十二追封如其父諡忠定 李愬長子曰塔
思英才大畧綽有祖風木華黎常曰異日成吾志者必此兒也年
十八襲爵遂鎮雲中庚寅九月叛將武仙圍潞州命塔思往救大
兵未至塔思率十餘騎覘賊仙恐有伏不敢犯夜五鼓金將移刺

蒲瓦來襲我師戰失利退守沁南賊還攻潞州城陷冬十月帝親征塔思復取潞州十一月帝攻河中拔之金元帥完顏火燎遁塔思追斬之壬辰春皇弟拖雷與金兵相拒汝漢間帝命塔思引軍先渡河爲聲援至三峯山金兵成列將戰會大雪塔思冒矢石先挫其鋒諸軍繼進大敗之拔鈞州三月帝北還詔塔思與忽都虎統兵畧定河南諸郡皆降癸巳從定宗於潛邸東征擒金宣撫完顏萬奴於遼東帝欲南征會諸王羣臣議塔思進曰臣家累受國恩圖報正在今日願仗天威掃清淮浙何勞聖駕親征帝壯其言命與王子曲出總軍南伐拔棗陽攻郢復出鄧州至蘄黃進拔符鎮六安縣集家寨由八柳渡河入汴京守臣劉甫置酒大慶殿塔思曰此故金主所居我人臣也豈可處此遂移宴甫家戊戌三月朔行在帝宴羣臣於行宮塔思大醉帝語侍臣曰塔思神已逝矣

其能久乎命還雲中卒年二十八 李魯次子曰速渾察性嚴厲
賞罰明信人莫敢犯與兄塔思從太祖攻鳳翔有功將兵抵潼關
與金人戰屢捷既滅金皇子曲出攻宋棗陽入郢速渾察皆與焉
歲己亥襲兄爵卽上京之西置營總中都行省蒙古漢軍凡他行
省監鎮事必先白定其可否而後上帝嘗遣使至見其所部軍士
紀綱整肅還以告帝曰真木華黎家兒也他國使者至每見多怖
畏不能措辭左右或勸以少加寬和速渾察曰爾言誠是也然時
有不同寬猛各有所宜施天下初附民心未安萬一守者自縱事
變忽起悔之晚矣卒封東平郡王諡忠宣子相威見臺諫傳 霸
突魯者字魯第三子也從世祖征伐爲先鋒累立戰功世祖在潛
邸從容語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
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

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
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己未秋命率諸軍由蔡伐宋與
世祖兵合而南五戰皆捷遂渡大江圍鄂州會憲宗崩世祖北還
留霸突魯總軍務以待命及世祖定都于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
下霸突魯之力也中統二年卒于軍追封東平郡王諡武靖子安
童見宰輔傳 乃燕爲速渾察次子性謙和好學以賢能稱憲宗
命襲父王爵辭曰臣有兄忽林赤史作池當襲帝曰朕知之然柔弱
不勝任其兄亦固讓乃燕頓首涕泣力辭不得命乃曰王爵必不
敢受願代臣兄行軍國事于是忽林赤襲爲國王事無巨細必與
乃燕謀剖決精當無留滯世祖在潛邸常與論事能敷陳大義又
明習典故世祖謂左右曰其人後必可大用因號曰薛禪猶言大賢智也每
誨羣從子弟曰先王從太祖出入矢石間披堅執銳斬將搃旗勤

勞幾四十年遂成功名以故一家蒙恩深厚極矣爾曹慎勿驕惰
以墮先王名惜未竟其志而卒 撒蠻爲速渾察第四子幼穎異
自襁褓時世祖撫育之若子嘗挾之南征同舟濟大江慮有矢繫
之御榻及長常侍左右帝詔曰男女異路古制也况掖庭乎禮不
可不肅汝其司之旣而近臣李羅銜命遽出行失次撒蠻怒其違
禮執而囚之別室帝怪李羅久不至詢知其故命釋之撒蠻進曰
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背將何以責臣下帝曰汝言誠是方有
意大任以疾卒年僅十七 脫脫者撒蠻子也幼失怙其母篤意
教之孜孜若不及稍長直宿衛世祖絕愛之每以嗜酒爲戒旣冠
儀度甚偉喜與儒士語每聞一善言終身識之不忘至元中從征
叛王乃顏帝駐蹕山巔旌旗蔽野鼓未作候騎報有隙可乘脫脫
卽擐甲疾馳以進衆皆披靡不敢前帝望見亟遣使召還曰卿勿

輕進此寇易擒耳視其刀已折馬已中箭矣帝顧謂近臣曰撒蠻不幸早死脫脫幼朕撫之常恐其不立今能如此可謂有子矣親解佩刀及所乘馬賜之後哈丹亂成宗以皇孫督師往征脫脫引衆率先躍馬趣戰馬陷淖泥中哈丹兵四合脫脫弟阿老瓦丁奮戈衝擊援出之嘗語家人曰我昔親承先帝訓飭令毋嗜飲今未能絕也豈有爲人知過而不改者自今以往家人切勿以酒至吾前帝聞之喜曰扎刺兒台如脫脫者無幾今能剛制於酒真可大用矣大德三年出爲江浙平章始至嚴飭左右毋預公家事且戒其掾屬曰僕從有私囑者慎勿聽若軍民諸事有關利害者則言之當言不言爾之責言而不聽我之咎也聞者悚慄時朱清張瑄以海盜致位參政恃勢多不法恐事覺以黃金五十兩珠三囊爲賂脫脫怒繫之有司遣使入告帝喜曰脫脫我家老臣子孫固宜

與衆人殊也命出黃金寵賚之在浙八年卒于位子朶兒只見宰
輔傳乃蠻台其祖名阿里吉失爲孛魯第七子封莒王父名忽
速忽爾嗣封薊王乃蠻台身長七尺射能貫札成宗大德間奉命
征叛王海都篤哇有功累拜嶺北右丞舊制募民中糧以餉邊是
歲中者三十萬石吏挾私爲市殺其數止十萬民進退失措乃蠻
台令所輸者悉收受儲爲下年之數民感其德英宗至治初進甘
肅平章甘肅歲糴糧于蘭州多至二萬石距寧夏千餘里至甘州
自甘州又千餘里始達亦集乃路而寧夏距亦集乃僅千里因令
輓者自寧夏徑趨亦集乃歲省費六十萬緡尋移陝西關中饑詔
募民入粟與爵四方應輸者露積關下關吏拒粟使不得達乃蠻
台杖吏而入其粟又慮貧民乏鈔以糴命取官庫未燬昏鈔識以
省印暫給民用俟官給賑饑鈔至如數易之文宗時進封宣寧郡